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三至四百二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陳賓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龍六

盧君暢　元義方　平昌井

虎頭骨　法善寺　龍廟

豢龍者　孔威　華陰湫

崔道樞　金龍子　黄馴

臨漢豕　燒龍　柳翁

盧君暢

故東都留守判官祠部郎中范陽盧君暢爲白衣時僑居漢上嘗一日獨驅郊野見二白犬腰甚長而其臆豐飄然若隆俱馳走田間盧訝其異於常犬因立馬以望俄而其犬俱跳入於一湫中已而湫浪汎騰旋有二白龍自湫中起雲氣噎空風雷大震盧懼甚鞭馬而歸未及行數里衣盡沾濕方悟二犬乃龍也出宣室志

元義方

元義方使新羅發雞林州遇海島中有泉舟人皆汲飲之忽有小蛇自泉中出海師遽曰龍怒遂發未數里風雲雷電皆至三日三夜不絶及雨霽見遠岸城邑乃萊州（出國史補）

平昌井

平昌城舊與荆水通有神出入焉故曰龍城外國有寺曰咀呵羅寺有神龍往米倉中奴取米龍輙却奴若常取米龍即不與倉中米若盡奴向龍拜倉即盈溢（出外國事）

虎頭骨

南中旱即以長繩繫虎頭骨投有龍處入水即數人牽制不定俄頃雲起潭中雨亦隨降出尚書故實

法善寺

政陽郡東南有法善寺去郡遠百里而正居渭水西唐元和末寺僧有頻夢一白龍者自渭水來止於佛殿西楹蟠遶且久乃直東而去明日則雨如是者數矣其僧異之因語於人人曰福地葢神祇所居固龍之宅也而

佛寺亦為龍所依焉故釋氏有天龍八部 其義在矣況
郊野外寺殿宇清敞為龍之止不亦宜乎願以土龍置
於寺楹間且用識其夢也僧召工合土為偶龍具告其
狀而於殿西楹置焉功畢甚得雲間勢蜿蜒鱗鬣曲盡
其妙雖丹青之巧不能加也至長慶初其寺居人有偃
於外門者見一物從西軒直出飄飄然若升雲狀飛馳
出寺望渭水而去夜將分始歸西軒下細而視之果白
龍也明日因告寺僧僧奇之又數日寺僧盡赴村民會

齋去至午方歸因入殿視像龍已失矣寺僧且歎且異相顧語曰是龍也雖假以土尚能變化無方去莫知其適來莫究其自果靈物乎及晚有陰雲起於渭水俄而將逼殿宇忽有一物自雲中躍而出指西軒以入寺僧驚懼且視之乃見像龍已在西楹上廹而覩之其龍鬐鬣鱗角若盡沾濕自是因以鐵鎖系之其後里中有旱澇祈禱之應若影響出宣室志

龍廟

汾水貫太原而南注水有二橋其南橋下嘗有龍見由是架龍廟於橋下故相國令狐楚居守北都時有一龍自廟中出傾都士女皆縱觀近食頃方拏奮而去旋有震雷暴雨焉又明年秋汾水延溢有一白虵自廟中出既出而廟屋摧圮其橋亦壞時唐太和初也出宣室志

豢龍者

牛僧孺鎮襄州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自云豢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黑

龍也强驅逐之慮爲災難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漢水漫漲漂溺萬户處士懼罪亦亡去出尚書故實

孔威

唐咸通末舒州刺史孔威進龍骨一具因有表録其事狀云州之桐城縣善政鄉百姓胡舉有青龍鬬死於庭中時四月尚有繭箔在庭忽雲雷暴起聞雲中擊觸聲血如釃雨灑繭箔上血不汙箔漸旋結聚可拾置掌上須臾令人冷痛入骨初龍拖尾及地繞一泔桶即騰身

入雲及雨悉是泔也龍既死剖之喉中有大瘡凡長十餘尺身尾相半尾本褊薄鱗鬛皆魚唯有鬚長二丈有足有赤膜翳之雙角各長二丈其腹相自齟齬時遣大雲倉使督送州而以肉重不能全舉乃剸之為數十段載之赴官出唐年補錄

華陰湫

唐咸通九年春華陰縣南十里餘一夕風雷暴作有龍移湫自遠而至先其崖峴高無貯水之處此夕徙開數

十丈小山東西直南北峰巒草樹一無所傷碧波廻塘
湛若疏鑿京洛行旅無不枉道就觀有好事者自輦轂
蒲津相率而至車馬不絶音逮於累日京城南靈應臺
有三娘湫與炭谷相近水波澄明莫測深淺每秋風搖
落常有草木之葉飄於其上雖片葉纖芥必飛禽銜而
去禱祈者多致花鈿錦綺之類啓視投之欻然而沒乾
符初有朝士數人同遊於終南山遂及湫所因話靈應
之事其間不信者試以木石投之尋有巨魚躍出波心

鱗甲如雪俄而風雨晦暝車馬幾為暴水所漂爾後人
愈敬服莫有犯者出劇談錄

崔道樞

唐中書舍人韋顏子壻崔道樞舉進士者屢矣一年春
下第歸寧漢上所居因井渫得鯉魚一頭長五尺鱗鬣
金色其目光射人衆視異於常魚令僕者投于江中道
樞與表兄韋氏密備鼎俎烹而食之經信宿韋得疾暴
卒有碧衣使人引至府舍廨宇頗甚嚴肅既入門見廳

事有女子戴金翠冠著紫繡衣據案而坐左右侍者皆黄衫巾櫛如宫内之飾有一吏人從後執簿領出及軒陛間付雙鬟青衣置于繡衣案上吏引韋生東廡曹署理殺魚之狀韋引過道樞云非某之罪吏曰此雨龍也若潛伏於江海湫湄雖為人所食即從而可辨矣但昨者得之於井中崔氏與君又非愚昧殺而食之俱難獲免然君且還試與崔君廣為佛道功德庶幾稍減其過自兹浹旬當復相名韋忽然而寤且以所説話於親屬

命道樞具述其事道樞雖懷憂廹亦未深信纔及旬餘韋生果殁韋乃道樞之姑子也數日後寄魂於母云已因殺魚獲罪所至之地即水府非久當受重譴可急修黄籙道齋尚兾得寛刑辟表弟之過亦成矣今夕當自知其事韋母泣告道樞及瞑昏然而寢復見碧衣人引至公署俱是韋氏之所述俄有吏執黒紙丹文書字立道樞於屏側疾趨而入俄見繡衣舉筆而書訖吏接之而出令道樞覽之其初云崔道樞官至三品壽至八十

後有判云所害雨龍事關天府原之不可寀罪急追所有官爵並皆削除年亦減一半時道樞冬季其母方修崇福力纔及春首抱疾數日而終時崔妻孥咸在京師韋顔備述其事舊傳䕫及牛渚磯是水府未詳道樞所至何許

金龍子

唐昭宗文德二年正朔御武德殿有紫氣出於昭德殿東隅鬱鬱如烟令大內留後司尋其所出得金龍子一

杖長五寸許羣臣稱賀帝曰朕不以金龍為祥瑞以偃息干戈為祥瑞卿等各宜盡忠以體朕懐門下奏請改文德二年為龍紀元年出大唐雜記

黄駠

荆州當陽縣倚山為厯宇内有井極深井中有龍窠旁入不知幾許欲晴霽及将雨往往有雲氣自井而出唐先化中有道士稱自商山來入井中取龍窠及草藥而去其後有令黄駠者到任之後常繫馬於井旁滓穢流

漬盡入於井中或有識之者飾辭以對歲餘馴及馬皆斃（出錄異記）

臨漢豕

邛州臨漢縣内有湫往往人見牝豕出入號曰母豬龍湫唐天復四年蜀城大旱因使守宰躬往靈跡求雨於時邑長具牢醴命邑宰偕往祭之三奠迨終乃張筵於湫上以神胙客坐於烈日鋪席以湫為上每酒巡至湫上黒氣如雲氛氲直上狂電煜然玄雲陡闇雨雹立至

令長與寮吏鼓舞去蓋蒙濕而歸翌日此一境雨足他
邑依然赤地馬夫人之至誠則龍畜亦能感動享德濟
旱勿謂不智出北夢瑣言

燒龍

大江之南蘆荻之間往往燒起龍唐天復中澧州葉源
村民鄧氏子燒畬柴草積於天井山中穴也火勢既盛
龍突出騰在半空縈帶為火所燎風力益壯狂焰彌熾
攏之不落竟以仆地而斃長亘數百步村民徙居而避

之朱梁末辰州民向氏因燒起一龍四面風雷急雨不能撲滅尋為煨燼而角不化瑩白如玉向氏寶而藏之湖南行軍高郁酧其價而强取於時術士曰高司馬其禍乎安用不祥之物以速之俄而被誅出北夢瑣言

柳翁

天祐中饒州有柳翁常乗小舟釣鄱陽江中不知其居處妻子亦不見其飲食凡水族之類與山川之深遠者無不周知之鄱陽人漁釣者咸諮訪而後行吕師造為

刺史修城掘濠至城北則雨止後則晴或問柳翁翁曰
此下龍穴也震動其上則龍不安而出穴龍出則雨矣
掘之不已必得其穴則霖雨方將為患矣既深數丈果
得方木長數十尺交搆疊之累積數十重其下霧氣衝
人不可入而止其木皆腥涎縈之刻削平正非人力所
及自是果霖雨為患呂氏諸子將網魚于鄱陽江召問
柳翁翁指南岸一處令曰唯此處有魚然有一小龍在
焉諸子不信網之果大獲舟中以巨盆貯之中有一鱓

魚長一二尺雙目精明有二長鬚繞盆而行羣魚皆翼從之將至北岸遂失所在柳翁竟不知所終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三

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龍七

閻浮龍

龍在閻浮提者五十七億龍於瞿陁尼不降濁水西洲人食濁則天單越人惡冷風雲不發冷於弗婆提洲不作雷聲不起電光東洲惡之也其雷聲兜率天作歌頌音閻浮提作海潮音其雨兜率天上雨摩尼䕶世城雨美膳海中注雨不絕如連阿修中雨羅丘伏閻浮提中雨清浮水（出酉陽雜俎）

吳山人

隴州吳山縣有一人乗白馬夜行凡縣人皆夢之語曰我欲移居暫假爾牛言訖即過其夕數百家牛及明皆被體汗流如水於縣南山曲出一湫方圓百餘步里人以此湫因牛而遷謂之特牛湫也出獨異志

白將軍

僧元可言近傳有白將軍者嘗於曲江洗馬馬忽跳出驚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帶縈繞數匝遽令解之血流數升白異之遂封紙帖中藏於衣箱一日送客至滻水

出示諸客客曰盍以水試之白以劍劃地成竅置蟲於中沃盥其上少頃蟲蠕而長竅中泉湧倏忽自盤若一席有黑氣如香烟徑出簷外衆懼曰必龍也遂急歸未數里風雨驟至大震數聲出酉陽雜俎

温媪

温媪者即康州悦城縣孀婦也績布為業嘗於野岸拾菜見沙草中有五卵遂收歸置績筐中不數日忽見五小蛇殼一斑四青遂送于江次固無意望報也媪常濯

浣於江邉忽一日見魚在水跳躍戲於媪前自爾爲常漸有知者鄉里咸爲龍之母敬而事之或詢以災福亦言多徵應自是媪亦漸豐足朝廷知之遣使徵入京師至全義嶺有疾却返悅城而卒鄉里共葬之江東岸忽一夕天地晦暝風雨隨作及明移其冢於西而草木悉於西岸出嶺表錄異

柳子華

柳子華唐時爲成都令一旦方午忽有犢車一乗前後

女騎導從徑入廳事使一介告柳曰龍女且來矣俄而下車左右扶衛昇階與子華相見云宿命與君合為匹偶因止命酒樂極懽成禮而去自是往復為常遠近咸知之子華罷秩不知所之俗云入龍宫得水仙矣闕

斑石

京邑有一士子因山行拾得一石子青赤斑斕大如雞子甚異之置巾箱中五六年因與嬰兒弄遂失之數日晝忽風雨暝晦庭前樹下降水不絶如瀑布狀人咸異

其故風雨息樹下忽見此石已破中如雞卵出㱿焉乃知為龍子也出原化記

張公洞

義興縣山水秀絶張公洞尤奇麗里人云張道陵修行之所也中有洞壑衆未敢入土民姚生習道挈杖瓶火負囊以入約行數百步漸漸明朗雲樹依稀近通步武又十餘里見二道士對奕曰何人焉得來此具言始末曰大志之士也姚生餒甚因求食旁有青泥數斗道士

指曰可飡此試採咀嚼覺芳馨食之遂飽道士曰爾可去慎勿語世人再拜而返密懷其餘以訪市肆偶胡賈見驚曰此龍食也何方而得乃述其事與往尋之但黑巨穴不復有路青泥出外已硬如石不可復食出逸史

五臺山池

五臺山北臺下有龍池約二畝有餘佛經云禁五百毒龍之所每至亭午昏霧暫開比邱及淨行居士方可一覩比邱尼及女子近即時雷電風雨大作如近池必為

毒氣所吸遂巡而沒出傳奇

張老

荆湘有僧寺背山近水水中有龍時或雷風大作損壞樹木寺中有撞鐘張老者術士也而僧不知張老惡此龍損物欲禁殺之密為法此龍已知化為人潛告僧曰某寔龍也住此水多年或因出風雨損物為張老所禁性命危急非和尚救之不可倘救其命奉一寶珠以伸報答某即移於别處僧諾之夜喚張老求釋之張老曰

和尚莫受此龍獻珠否此龍甚窮唯有此珠性又愜惡今若受珠他時悔無及僧不之信曰君但為我放之張老不得已乃放龍夜後送珠於僧而移出潭水張老亦辭僧去後數日忽大雷雨壞此僧舍奪其珠果如張老之言出原化記

費雞師

蜀川有一費雞師者善知將來之事而亦能為人禳救多在邛州蜀人皆神之時有一僧言往者雙流縣保唐

寺寺有張二師者因廵行僧房見有空院將欲住持率
家人掃灑之際於柱上得一小瓶子二師觀之見一蛇
在瓶內覆瓶出之約長一尺文彩斑駁五色備具以杖
觸之隨手而長衆悉驚異二師令一人挾之送於寺外
當攜掇之際隨觸隨大以至丈餘如屋椽矣二人擔之
方舉送者愈懼觀者隨而益多距寺約二三里所在撼
動之時增長不已衆益懼遂擊傷至於死明日此寺院
中有虹蜺亭午時下寺中僧有事至卭州見雞師說之

雞師曰殺龍女矣張二師與汝寺之僧徒皆當死乎後卒如其言他應驗不可勝紀竟不知何術韋絢長兄為杜元穎從事其弟妹皆識費師於京中已悉知有此事自到即詢訪雞師之術凡有病者來告雞師即抱一雞而往及其門乃持呪其雞令入内抵病者之所雞入而死病者差雞出則病者不起矣時人遂號為費雞師又以石子置病者腹上作法結印其石子斷者其人亦不起也又能書符先焚符為灰和湯水與人吞之俄復吐

出其符究然如不燒又云城南建昌橋下其南岈先有龍窟歲常損人至有連馬而溺者如有攫拏於水當韋臯時前後運石凡幾萬數頃之石復失焉後命道士投簡於内以土築之方滿自此之後龍窟移于建昌寺佛殿下與西廊龍井通焉而建昌橋下往往損人而不甚也詢問吏卒往時人馬溺於其間良久尸浮皆白其血被咒吸已盡而尸乃出焉出戎幕閑談

汾水老姥

汾水邊有一老姥獲一頳鯉顔色異常不與衆魚同既携歸老姥憐惜且奇之鑿一小池汲水養之經月餘後忽見雲霧興起其頳鯉即騰躍逡廵之間乃漸昇霄漢其水池即竭至夜又復來如故人見之者甚驚訝以為妖怪老姥恐為禍頗追悔焉遂親至小池邊禱祝曰我本惜爾命容爾生反欲禍我耶言纔絶其頳鯉躍起雲從風至即入汾水唯空中遺下一珠如彈丸光晶射人其老姥得之衆人不敢取後五年老姥長子患風病漸

篤醫莫能療老姥甚傷忽憶取是珠以召良醫其珠忽化為一丸丹老姥曰此頳鯉遺我以救我子荅我之惠也遂與子服之其病尋愈出瀟湘錄

李宣

李宣宰陽縣縣左有潭傳有龍居而鱗物尤美李之子惰學愛釣術日往潭上一旦龍見滿潭水發如舒錦被李子褫䰟委竿而走葢釣術多以煎燕為餌果發龍之嗜慾也出北夢瑣言

濛陽湫

彭州濛陽縣界地名清流有一湫鄉俗云此湫龍與西山慈母池龍為婚每歲一會新繁人王睿乃博物者多所辨正嘗鄙之秋雨後經過此湫乃遇西邉雷雨冥晦狂風㧞樹王睿縶馬障樹而避須臾雷電之勢止於湫上倏然而霽天無纖雲詰彼居人正符前説也雲安縣西有小湯溪土俗云此溪龍與雲安溪龍為親此乃不經之談也或一日風雷自小湯溪循蜀江中而不至雲安

縣雲物回薄入溪中疾電狂霆誠可畏有柳毅洞庭之事與此相符小湯之事自目覩也

鹽井龍

王蜀時夔州大昌鹽井水中往往有龍或白或黃鱗鬣光明攪之不動唯沮沫而已彼人不以為異近者秭歸永濟井鹵槽亦有龍蟠與大昌者無異識者曰龍之為靈瑞也負圖以昇天今乃見於鹵中豈能雲行雨施乎雲安縣漢成宮絶頂有天池深七八丈其中有物如蜥

蜴長咫尺五色備具躍於水面象小龍也有髙遇者為刺史詰官設醮忽浮出或問監官李徳符曰是何祥也符曰某自生長於此且未常見漢成池中之物髙既無善政諂佛佞神亦已至矣安可定其是非也夷陵清谿水或浮出大木横塞水面號為龍巢遂州髙棟溪潭每歳龍見一如狼山之事出北夢瑣言

尹皓

朱梁尹皓鎮華州夏將半出城廵警時蒲雍各有兵戈

相持故也因下馬於荒地中得一物如石又如卯其色青黑光滑可愛命左右收之又行三二十里見村院佛遂寘於像前其夜雷霆大震猛雨如注天火燒佛堂而不損佛像蓋龍卯也院外柳樹數百株皆倒植之其卵已失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龍八

蛟

王植　陸社兒　長沙女

蘇頲　鬬蛟　洪氏女

洪貞　老蛟　武休潭

伐蛟

張温

王蜀時梓州有張温者好捕魚嘗作客館鎮將夏中攜

賔觀魚偶遊近龍潭之下熱甚志不快自入水舉網獲

一魚長尺許鬐鱗如金撥剌不已俯峅人皆異之逡廵

晦暝風雨驟作温惶駭奔走數里依然烈景或曰所獲金魚即潭龍也是知龍為魚服自貽其患苟無風雨之變亦難逃毘俎矣龍潭取魚亦宜戒慎出北夢瑣言

郭彦郎

世言乖龍苦於行雨而多竄匿為雷神捕之或在古木及楹柱之内若曠野之間無處逃匿即入牛角或牧童之身往往為此物所累而震死也蜀邸有青將郭彦郎者行舟峽江至羅雲溉方食而卧心神恍忽如夢見一

黃衣人曰莫錯而於口中探得一物而去覺來但覺咽喉中痛於時篙工輩但見船上雷電晦暝震聲甚厲斯則乖龍入口也南山宣律師乖龍入中指節又非虛說所以孔聖之言迅雷風烈必變可不敬之乎出北夢瑣言

王宗郎

蜀庚午歲金州刺史王宗郎奏洵陽縣洵水畔有青烟廟數日廟上烟雲昏晦晝夜奏樂忽一旦水中騰躍時有羣龍出於水上行入漢江大者數丈小者丈餘如五

方之色有如牛馬驢羊之形大小五十累累接迹行入漢江却過廟所往復數里或隱或見三日乃止出錄異記

犀浦龍

癸酉年犀浦界田中有小龍青黑色割為兩片旬日臭敗尋亦失去摩訶池大廳西面亦有龍井甚靈人不可犯出錄異記

井魚

成都書臺坊武侯宅南乘烟觀内古井中有魚長六七

寸往往遊於井上水必騰湧相傳井中有龍出錄異記

安天龍

後唐同光中滄洲民有子母苦於科徭流移近界封店路逢白蛇其子以繩繫蛇項約而行無何擺其頭落須臾一片白雲起雷電暴作攝將此子上天空中為雷火燒殺墜地而背有大書人莫之識忽有一人云何不以青物蒙之即識其字遂以青裙被之有識字讀之曰此人殺害安天龍為天神所誅𫇭光子曰龍神物也況有

安天之號必能變化無方豈有一豎子繩系而殞之遽致天神之罰斯又何哉出北夢瑣言

曹寛

石晉時常山帥安重榮將謀干紀其管界與邢臺連接鬬殺一龍鄉豪有曹寛者見之取其雙角前有一物如簾文如亂錦人莫知之曹寛經年為冦所殺壬寅年討鎮州誅安重榮也孫光子讀北史見陸法和在梁時將兵拒侯景將任約於江上曰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

自躍踴遂擊之大敗而擒任約是則軍陣之上龍必先鬬常山龍死得非王師大捷重榮授首乎黄巢敗於陳州李克用脱梁王之難皆大雨震雷之助出北夢瑣言

夢青衣

孟蜀主母后之宫有衛聖神龍堂亦嘗修飾嚴潔盖即世俗之家神也一旦别欲廣其殿宇因晝寢夢一青衣謂后曰今神龍意欲出宫外居止宜于寺觀中安排可也后欲從之而子未許后又夢見青衣重請因遥昭覺

寺廊廡間特建一廟土木既就繪事云畢遂宣教坊樂自宮中引出奏送神曲歸新廟中奏迎神曲其日玄雲四合大風振起及神歸位雨即滂沲或曰衛聖神龍出離宮殿是不祥也逾年國亡滅而去土地歸廟中矣出野人閒話

蛟

漢武白蛟

漢武帝恒以季秋之月泛靈溢之舟於琳池之上窮夜

達晝于季甚臺之下以香金為鈎縮絲綸以丹鯉為餌不踰旬日釣一白蛟長三四丈若龍而無鱗甲帝曰非龍也於是付大官為鮓而肉紫青脆美無倫詔賜臣下以為神感所獲後竟不得出王子年拾遺記

潯陽橋

潯陽城東門通大橋常有蛟為百姓害董奉疏符沉水中少日見一蛟死浮出出潯陽記

王述

吳大帝赤烏三年七月有王述者採藥於天台山時熱息於石橋下臨溪飲忽見溪中有一小青衣長尺餘執一鞭乘赤鯉魚徑入雲中漸漸不見述良久登峻岩四望見海上風雲起頃刻雷電交鳴俄然將至述懼伏于虛樹中見牽一物如布而色如漆不知所適及天霽又見所乘之赤鯉小童還入溪中乃黑蛟耳出三吳記

王植

王植新贛人也乘舟過襄江時日晚遠眺謂友朱壽曰

此中昔楚昭王獲萍實之處仲尼言童謡之應也壽曰
他人以童謡為偶然而聖人必知之言訖見二人自岍
下青衣持藘杖謂植曰卿來何自植曰自新贑而至於
此爾二人曰觀君皆儒士也習何典教植壽曰各習詩
禮二人且笑曰尼父云子不語神怪又云敬鬼神而遠
之何也壽曰夫子聖人也不言神怪者恐惑典教又言
敬鬼神而遠之者以戒彜倫其意在奉宗之孝二人曰
善又曰卿信乎曰然二人曰我寔非鬼神又非人類今

日偶與卿談乃天使也又謂植曰明日此峴有李環戴政俱商徒以利剥萬民所貪未已上帝惡欲懲其罪於三日内卿無此泊慎之言訖没於江夀植但驚異之未明何怪也及明植謂夀曰有此之不祥可移於遠矣乃牽舟于上流五百餘步纜訖見十餘大舟自上流而至果泊於植本處植曰可便詳問其故要知姓字於是夀杖策而問之二商姓字果如其所言夀心驚曰事定矣乃謂植曰夫陰晦之間惡人之不善令夕方信之矣植

曰夫言幽明者以幽有神而神之明奈何不信乎時晉恭帝元熙元年七月也八日至十日果有大風雷雨而二商一時沉溺植初聞二人之言私告於人及是共觀者有數百人内有耿譚者年七十素諳土事謂植曰此中有二蛟如青虵長丈餘往往見於波中時化遊於洲渚然亦不甚傷物䘖所見二人青衣者恐是此蛟有靈奉上帝之命也出九江記

陸社兒

陸社兒者江夏民常種稻於江際夜歸路逢一女子甚有容質謂社兒曰我昨自縣前來今欲歸浦里願投君宿然辭色甚有憂容社兒不得已同歸閉室共寢未幾便聞暴風震雷明照社兒但覺此女驚惶制之不止須臾雷震只在簾前社兒寢室有物突開乗電光見一大毛手拏此女去社兒仆地絶而復蘇及明鄉里異而問之社兒告以女子投宿之事少頃鄉人有渡江來者云此去九里有大蛟龍無首長百餘丈血流注地盤泊數

畝有千萬禽鳥臨而噪之也出九江記

長沙女

長沙有人忘姓名家江邉有女下渚澣衣覺身中有異後不以為患遂妊身生三物皆如鰕魚女以己所生甚憐之著澡盤水中養經三月此物遂大乃是蛟子各有字大者為當洪次者名破阻小者曰撲岈天暴雨三蛟一時俱去遂失所在後天欲雨此物輙來女亦知其當來便出望之蛟子舉頭望母良久復去經年此女亡後

三蛟一時俱至墓所哭泣經日乃去聞其哭聲狀如狗嗥出續搜神記

蘇頲

唐蘇頲始爲烏程都尉暇日曾與同寮汎舟沿溪醉詠因至道磯寺寺前有霅溪最深處此水深不可測中有蛟螭代爲人患頲乘醉步行還自駱駞橋遇橋壞墮水直至潭底水中有令人扶尚書出遂冉冉至水上頲遂得濟出廣異記

鬬蛟

唐天寶末歙州牛與蛟鬬初水中蛟殺人及畜等甚衆其牛因飲為蛟所繞直入潭底水中便爾相觸數日牛出潭水赤時人謂為蛟死出廣異記

洪氏女

歙州祁門縣蛟潭俗傳武陵鄉有洪氏女許嫁與鄱陽黎氏將娶吉日未定蛟化為男子貌如其壻具禮而娶去後月餘黎氏始到知為蛟所娶遂就蛟穴求之於路

逢其蛟化為人容貌殊麗其壻心疑為蛟視見蛟竊笑遂殺之果復蛟形又前到蛟穴見其妻并一犬在妻之旁乃取妻及犬以歸始登船而風雨暴至木石飛騰其妻及犬皆化為蛟而去其壻為惡風飄到餘姚後數年歸焉其後道人許旌陽又斬蛟于此仍以板窒其穴今天清日朗尚有彷彿見之出歙州圖經

洪貞

雞籠山在婺源縣南九十五里高一百六十丈廻環一

十五里九十步形如雞籠焉唐開元中有蛟龍變爲道人歙人洪貞以弟子之禮師之道流將卜居尋諸名山到黄山貞問此山何如道流曰确而寒次到飛布山又問之道流曰高而無輔到此山又問之道流曰此山宜葬葬者可致侯王不然即出妖怪而已貞問其所以而不之告道流于室中寢貞入但見蛟龍由是候睡覺而辭歸道流遂入鄱陽而去貞歸遷其父於此山後二年鄱陽洪水大發漂蕩數千家貞本好道常焚香持念頗

有方術居於祁南之廻王鄉鄉人遂稱其變現神通將圖非望潛署百官州中豪傑皆懸之後州發兵就捕獲數十人而貞竟不知所在出述異紀

老蛟

蘇州虎邱寺山世言吳王闔閭陵有石穴出于岩下若欹鑿狀中有水深不可測或言秦王鑿取劍之所唐永泰中有少年經過見一美女在水中浴問少年同戲否因前牽拽少年遂解衣而入因溺死數日尸方浮出而

身盡乾枯其下必是老蛟潛窟媚人以吮血故也其同行者述其狀云出通幽記

武休潭

王蜀先主時修斜谷閣道鳳州衙將白某忘其名掌其事焉至武休潭見一婦人浮水而来意其溺者命僕夫鉤至岸濵忽化為大蛇没於潭中白公以為不祥因而致疾愚為誦岑參招北客賦云瞿塘之東下有千歳老蛟化為婦人炫服靚粧游於水濵白公聞之方悟蛟也厥

疾尋瘳又內官宋愈昭自言於柳州江峤爲二三女人所招里民呫而止之亦蛟也岑賦所言斯足爲證出北夢瑣言

伐蛟

月令季秋伐蛟取鼉以明蛟可伐而龍不可觸也蛟之爲物不識其形狀非有鱗鬛四足乎或曰虬蜈蛟蝹狀如蛇也南僧說蛟之形如馬蟥即水蛭也涎沫腥粘掉尾纏人而噬其血蜀人號爲馬絆蛇頭如猫鼠有一點

白漢州古城潭內馬絆蛇往往害人鄉里募勇者伐之身塗藥游泳於潭底蛟乃躍于沙汭蟠蜿力困里人讙噪以助竟斃之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五

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虎一

黄乾　酋耳獸　虎塔

傅黄中　柳州左史　巴人

峽口道士

白虎

秦昭襄王時白虎為害自秦蜀巴漢患之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邑萬家金帛如之於是夷朐䏰廖仲藥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如高樓上射白虎中頭三矢白虎常從羣虎瞋恚盡搏殺羣虎大吼而死昭王

嘉之曰虎歷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約且嫌其夷人乃刻石為盟約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傷人不論殺人不死秦犯夷輸黃金一兩夷犯秦輸清酒一壺夷人安之（出華陽洞志）

漢景帝

漢景帝好遊獵見虎不能得之乃為珍饌祭所見之虎帝乃夢虎曰汝祭我欲得我牙皮耶我自殺從汝取之明日帝入山果見此虎死在祭所乃命剝取皮牙餘肉

復為虎出獨異志

种僮

种僮為畿令常有虎害人僮令設檻得二虎僮曰害人者低頭一虎低頭僮取一虎放之自是猛獸皆出境吏目之為神君出獨異志

封邵

漢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歲則牙蛻而角生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化為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

不復來故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不治民死食民（出述異記）

亭長

長沙有民曾作檻捕虎忽見一亭長赤幘大冠在檻中因問其故亭長怒曰昨被縣召誤入此中耳於是出之乃化為虎而去（出搜神記）

嚴猛

晉時會稽嚴猛婦出採薪為虎所害此後猛行至蒿中忽見婦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當相免也既而俱前

忽逢一虎跳梁向猛婦舉手指麾狀如遮護須臾有一胡人荷戟而過婦因指之虎即擊胡猛卒獲免出法苑珠林

袁雙

晉孝武太元五年譙郡譙縣袁雙家貧作客暮還家道逢一女年十五六姿容端正即與雙為婦五六年後家資甚豐又生二男至十歲家乃巨富後里有新死者葬後此女逃往至墓所乃解衣脫釧挂樹便變形作虎發冢曳棺出墓外取死人食之食飽後還變作人有見之

者竊語其壻卿婦非人恐將相害雙聞之不信經時復有死者輒復如此後將其壻共看之述知其實後乃越縣趙墟還食死人出五行記

吳道宗

晉義熙四年東陽郡太末縣吳道宗少失父與母居未娶婦一日道宗他適隣人聞屋中窣磕之聲窺不見其母但有烏斑虎在屋中隣人恐虎食道宗母遂鳴鼓會里人共救之圍宅突進不見有虎但見其母語如平常

不觧其意兒還母語之曰宿罪見譴當有變化事後一月忽失母縣界内虎災屢起皆云烏斑虎百姓患之衆共格之傷數人後人射虎箭帶膺并戟刺中其腹然不能即死經數日後虎還其家不能復人形伏牀上而死其兒號泣葬之如母出齊諧記

牧牛兒

晉復陽縣里民家兒常牧牛牛忽舐此兒舐處肉悉白兒俄而死其家葬此兒殺牛以供賔客凡食此牛肉男

女二十餘人悉變作虎出廣異記

師道宣

晉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陸縣師道宣年二十二少未了了後忽發狂變為虎食人不可紀後有一女子樹上採桑虎取食之竟乃藏其釵釧於山石間後復人形知而取之經年還家復為人遂出仕官為殿中令史夜共人語忽道天地變怪之事道宣自云我曾得病發狂遂化作虎啗人言其姓名同坐人或有食其父子兄弟者於

是號哭捉送赴官遂餓死建康獄中出齊諧記

謝允

歷陽謝允字道通少為賊所掠為奴於蔣鳳家常於山中見穽中虎饑因出之後詣縣自白令長不為申理考訊無不至允夜夢人曰此中易入難出汝自有慈惠當相拯拔覺見一少年通身黄衣遥在柵外與允語獄吏以告令長令長由是不敢誣辱既還乃上武當山時唐公亮聞之愍之給以資屩遂於襄陽見道士曰吾師戴

先生者成人君子嘗言有志者與之俱來得非爾耶隨入山齋三日進見之乃昔日所夢人也問允欲見黃衣童否賜以神藥三丸服之不饑渴無所思欲先生亦無常處時有祥光紫氣蔭其上芬馥之氣遍於山谷出甄異記

鄭襲

滎陽鄭襲晉太康中為太守門下騶忽如狂奄失其所經日尋得裸身呼吟膚血淋漓問其故社公令其作虎以斑皮衣之辭以執鞭之士不堪虓躍神怒還使剥皮

皮巳著肉瘡毀慘痛旬日乃差出異苑

劉廣雅

彭城劉廣雅以太元元年為京府佐被使還路經竹里亭多虎劉防衛甚至牛馬繫於前手戟布於地中宵與士庶同睡虎乗間跳入獨取劉而去出異苑

易拔

晉時豫章郡吏易拔義熙中受番還家違遁不返郡遣追見拔言語如常亦為設食使者催令束妝拔因語曰

女看我面乃見眼目角張身有黄斑色便竪一足徑出門去家先依山為居至麓即變成三足大虎竪一足即成其尾也出異苑

蕭泰

梁衡山侯蕭泰為雍州刺史鎮襄陽時虎甚暴村門設檻機發村人炬火燭之見一老道士自陳云從村丐乞還誤落檻裏共開之出檻即成虎奔馳而去出五行志

黄乾

梁末始興人黄乾有妹小珠聘同縣人李肅小珠共嫂入山採木實過神廟而小珠在廟戀慕不肯歸及將還復獨走上廟見人即入草中乾妻來告肅肅以為更有他意肅被縣名將一伴夜還值風雨見廟屋有火二人向火炙衣見神牀上有衣少間聞外有行聲二人惶怖入神牀屏風後須臾見一虎振尾奮迅直至火邉自脱牙爪捲其皮置牀上著衣向火坐肅看乃小珠也肅徑出抱之與語不應明日將歸送向乾家乃閉置一室擲

生肉則接食之其家看守少日又成虎郡縣檢驗村人乃將弓弩上舍即發屋射殺之明日有虎暴百姓白日閉門太守熊基表聞之出五行記

酋耳獸

唐天后中涪州武龍界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日正午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殺之亦不食由是縣界不復有虎矣錄奏檢瑞圖乃酋耳不食生物有虎暴則殺之也出朝野僉載

虎塔

唐天后中成王千里將一虎子來宫中養損一宫人遂令生餓數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塔設千人供勒碑號為虎塔至今猶在出朝野僉載

傅黄中

唐傅黄中為越州諸暨縣令有部人飲大醉夜中山行臨崖而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鬚入醉人鼻中遂噴嚏聲震虎遂驚躍便落崕腰胯不便為人所得出朝野僉

載

郴州左史

唐長安年中郴州左史因病而為虎將噉其嫂村人擒獲乃左史也雖形未全改而尾實虎矣因縶樹數十日還復為人長史崔玄簡親問其故左史云初被一虎引見一婦人㦸服諸虎恒參集各令取當日之食時某新預虎列質未全不能別覓他人將取嫂以供遂為所擒今雖作虎不得尚能其聲耳簡令試之史乃作虎聲震

駭左右簷瓦振落出五行志

巴人

巴人好羣伐樹木作板開元初巴人百餘輩自褒中隨山伐木至太白廟廟前松樹百餘株各大數十圍羣巴喜曰天贊也止而伐之已倒二十餘株有老人戴帽拄杖至其所謂巴曰此神樹何故伐之羣巴初不輟作老人曰我是太白神已倒者未倒者無宜作意巴等不止老人曰君若不止必當俱死無益也又不止老人乃登

山呼斑子倏爾有虎數頭相繼而至噬巴殆盡唯五六人獲免神謂之曰以汝好心因不令殺宜速去也其倒樹至天寶末尚存有詔修理內殿楊國忠令人至山所宣敕取樹作板以用焉神竟與之出廣異記

峽口道士

開元中峽口多虎往來舟船皆被傷害自後但是有船將下峽之時即預一人充飼虎方舉船無恙不然則船中被患者衆矣自此成例船留一人上岸飼虎經數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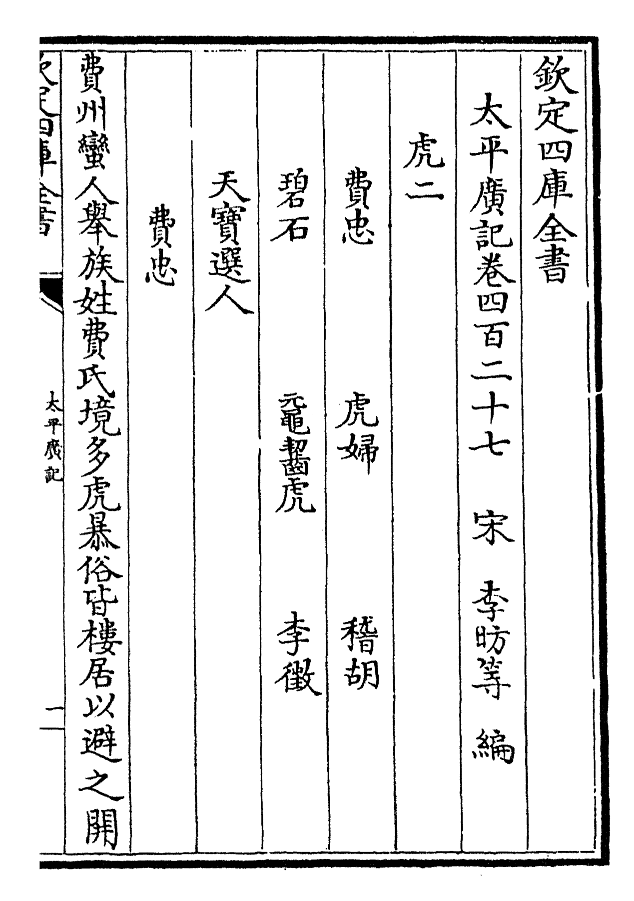
其後有一船内皆豪强數内有一人單寒被衆推出令上岸飼虎其人自度力不能拒乃為出船而謂諸人曰某貧窮合為諸公代死然人各有定分茍使不為其所害某别有懇誠請諸公能允許否衆人聞其語言甚切為之愴然而問曰爾有何事其人曰某今便上岸尋其虎蹤當自别有計較但懇為某留船灘下至日午時若不來即任船去也衆人曰我等如今便泊船灘下不止住今日午時兼為爾留宿俟明日若不來船即去也言

訖船乃下灘其人乃執一長柯斧便上峅入山尋虎並不見有人蹤但見虎跡而已林木深邃其人乃見一路虎蹤甚稠乃更尋之至一山隘泥極甚虎蹤轉多更行半里即見一大石室又有一石牀見一道士在石牀上而熟寐架上有一張虎皮其人意是變虎之所乃躡足于架上取皮執斧衣皮而立道士忽驚覺已失架上虎皮乃曰吾合食汝汝何竊吾皮其人曰我合食爾爾何反有是言二人爭競移時不已道士詞屈乃曰吾有罪于

上帝被謫在此為虎令食一千人吾今已食九百九十九人唯欠汝一人其數當足吾今不幸為汝竊皮若不歸吾必須別更為虎又食一千人矣今有一計吾與汝俱獲兩全可乎其人曰可也道士曰汝今但執皮還船中剪髮及鬚鬢少許剪指爪甲無頭面脚手及身上各瀝少血二三升以故衣三兩事裹之待吾到岸上汝可抛皮與吾吾取披已化為虎即將此物抛與吾取而食之即與汝無異也其人遂披皮執斧而歸船中諸人驚

訝而備述其由遂於船中依虎所教待之遲明道士已在岸上遂抛皮與之道士取皮衣振迅俄變成虎哮吼跳躑又抛衣與虎乃嚙食而去自後便不聞有虎傷人衆言食人數足自當歸天去矣出解頤錄

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虎二

費忠　虎婦　稽胡

碧石　黿齧虎　李徵

天寶選人

費忠

費州蠻人舉族姓費氏境多虎暴俗皆樓居以避之開

元中狄光嗣爲刺史其孫博望生于官舍博望乳母壻費忠勁勇能射嘗自州負米還家山路見阻不覺日暮前程尚三十餘里忠懼不免以所持刃刈薪數束敲石取火焚之自守須臾聞虎之聲震動林藪忠以頭巾冐米袋腰帶束之立於火光之下挺身上大樹顛之四虎同至望見米袋大虎前躩既知非人相顧默然次虎引二子去大虎獨留火所忽爾脫皮是一老人枕手而寐忠素勁捷心頗輕之乃徐下樹扼其喉以刃擬頸老人

乞命忠縛其手而詰問之云是北村費老被罰爲虎天曹有日歷令食人今夜合食費忠故候其人適來正值米袋意甚欝快留此須其復來耳不意爲君所執如不信可於我腰邉看日歷當知之忠觀歷畢問何以救我答曰若有同姓名人亦可相代異時事覺我當爲受罰不過十日饑餓耳忠云今有南村費忠可代我否老人許之忠先持其皮上樹杪然後下觧老人老人曰君第牢縛其身附樹我若入皮則不相識脱聞吼落地必當

被食事理則然非負約也忠與訣上樹擲皮還之老人得皮從後脚入復形之後大吼數十聲乃去忠得還家數日南村費忠鋤地遇噉也出廣異記

虎婦

唐開元中有虎取人家女為妻於深山結室而居經二載其婦不之覺後忽有二客攜酒而至便於室中羣飲戒其婦云此客稍異慎無窺覷須臾皆醉眠婦因往視悉虎也心大驚駭而不敢言久之虎復為人形還謂婦

曰得無窺乎婦言初不敢離此後忽云思家願一歸覲經十日夫將酒肉與婦偕行漸到妻家遇深水婦人先渡虎方褰衣婦戲云卿背後何得有虎尾出虎大慚遂不渡水因爾疾馳不返出廣異記

稽胡

慈州稽胡者以弋獵為業唐開元末逐鹿深山鹿急走投一室室中有道士朱衣凭案而坐見胡驚愕問其來由胡遂具言姓名云適逐一鹿不覺深入辭謝衝突道

士謂胡曰我是虎王天帝令我主施諸虎之食一切獸各有對無枉也適聞汝稱姓名合為吾食案頭有朱筆及盃兼簿籍因開簿以示胡胡戰懼良久固求釋放道士云吾不惜放汝天命如此為之奈何若放汝便失我一食汝既相遇必為取免久之乃云明日可作草人以己衣服之及猪血三升絹一匹持與俱來或當得免胡遲回未去見羣虎來朝道士處分所食遂各散去胡尋再拜而還翌日乃持物以詣道士笑曰爾能有信故為

隹士因令置草人庭中置猪血於其側然後令胡上樹以下望之高十餘丈云止此得矣可以絹縛身著樹不爾恐有損落尋還房中變作一虎出庭仰視胡大嘷吼數四向樹跳躍知胡不可得乃攫草人擲高數丈往食猪血盡入房復為道士謂胡曰可速下來胡下再拜便以朱筆勾胡名於是免難出廣異記

碧石

開元末渝州多虎暴設機穽恒未得之月夕人有登樹

候望見一倀鬼如七八歲小兒無衣輕行通身碧色來發其機及過人又下樹止之須臾一虎徑來為陷機所中而死久之小兒行哭而返因入虎口及明開視有碧石大如雞子在虎喉焉出廣異記

黿齧虎

天寶七載宣城郡江中黿出虎搏之黿齧虎二瘡虎怒拔黿之首而虎瘡甚亦死出紀聞

李徵

隴西李徵皇族子家於虢畧徵少博學善屬文弱冠從州府貢焉時號名士天寶十載春於尚書右丞楊没榜下登進士第後數年調補江南尉徵性疎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跡卑僚嘗鬱鬱不樂每同舍會既酣顧謂其羣官曰生乃與君等為伍耶其寮佐咸嫉之及謝秩則退歸閉門不與人通者近歲餘後廹衣食乃具粧東遊吳楚之間以干郡國長吏吳楚人聞其聲固久矣及至皆開館以俟之宴遊極懽將去悉厚遺以實其囊橐徵在

吳楚且周歲所獲饋遺甚多西歸皝略未至舍於汝墳逆旅中忽被疾發狂鞭捶僕者僕者不勝其苦如是旬餘疾益甚無何夜狂走莫知其適家僮跡其去而伺之至一月而皝竟不回於是僕者驅其乘馬挈其囊橐而遠遁去至明年陳郡袁傪以監察御史奉詔使嶺南乘傳至商於界晨將發其驛吏白曰道有虎暴而食人故過於此者非晝而莫敢進今尚早願且駐車決不可前傪怒曰我天子使衆騎極多山澤之獸能為害耶遂命

駕去行未盡一里果有一虎自草中突出傪驚甚俄而
虎匿身草中人聲而言曰異乎哉幾傷我故人也傪聆
其音似李徵傪昔與徵同登進士第分極深別有年矣
忽聞其語既驚且異而莫測焉遂問曰子為誰得非故
人隴西子乎虎呻唫數聲若嗟泣之狀已而謂傪曰我
李徵也君幸少留與我一語傪即降騎因問曰李君李
君何為而至是也虎曰我自與足下別音𩔖阻且久矣
幸喜得無恙乎今又去何適向者見君有二吏驅而前

驛隸挈印囊以導虜非為御史而出使乎修曰近者幸得備御史之列今乃使嶺南虎曰吾子以文學立身位登朝序可謂盛矣况憲臺清峻分糺百揆聖明慎擇尤異於人心喜故人居此地甚可賀修曰往者吾與執事同年成名交契深密異於常友自聲容間阻時去如流想望風儀心目俱斷不意今日獲君念舊之言雖然執事何為不我見而自匿於草莽中故人之分豈當如是耶虎曰我今不為人矣安得見君乎修即詰其事虎曰

我前身客吳楚去歲方還道次汝墳忽嬰疾發狂走山谷中俄以左右手據地而步自是覺心愈狠力愈倍及視其肱髀則有氂毛生焉又見冕衣而行於道者負而奔者翼而翺者毳而馳者則欲得而啗之既至漢陰南以饑腸所廹值一人腯然其肌因擒以咀之立盡由此率以爲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行負神祇一日化爲異獸有靦於人故分不見矣嗟夫我與君同年登第交契素厚今日執天憲耀親友而我匿身林藪永謝人

褱躍而吁天俛而泣地身毁不用是果命乎因呼吟咨嗟殆不自勝遂泣傪且問曰君今既為異類何尚能人言耶虎曰我今形變而心甚悟故有搶突以悚以恨難盡道耳幸故人念我深恕我無狀之咎亦其願也然君自南方回車我再值君必當昧其平生耳此時視君之軀猶吾机上一物君亦宜嚴其警從以備之無使成我之罪取笑於士君子又曰我與君真忘形之友也而我將有所託其可乎傪曰平昔故人安有不可哉恨未知

何如事願盡教之虎曰君不許我我何敢言今既許我豈有隐耶初我於逆旅中為疾發狂既入荒山而僕者驅我乗馬衣囊悉逃去吾妻孥尚在虢略豈念我化為異類乎君若自南回為賫書訪妻子但云我已死無言今日事幸記之又曰吾於人世且無資業有子尚稚固難自謀君位列周行素秉風義昔日之分豈他人能右哉必望念其孤弱時賑其乏無使殍死於道途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傪亦泣曰傪與足下休戚同焉然則

足下子亦修子也當力副厚命又何虞其不至哉虎曰我有舊文數十篇未行於代雖有遺稿盡皆散落君為我傳錄誠不可列人之閫然亦貴傳於子孫也修即呼僕命筆隨其口書近二十章文甚高理甚遠修閱而嘆者再三虎曰此吾平生之素也安敢望其傳乎又曰君銜命乘傳當甚奔迫今久留驛隸兢悚萬端與君永訣異途之恨何可言哉修亦與之敘別久而方去修自南回遂專命持書及賵賻之禮寄於徵子月餘徵子自號

畧來京詣修門求先人之柩修不得已具疏其事後修以己俸均給徵妻子免饑凍焉修後官至兵部侍郎出宣室志

天寶選人

天寶年中有選人入京路行日暮投一村僧房求宿僧不在時已昏黑他去不得遂就榻假宿鞍馬置于別室遲明將發偶巡行院内至院後破屋中忽見一女子年十七八容色甚麗盖虎皮熟寢之次此人乃徐行掣虎

皮藏之女子覺甚驚懼因而為妻問其所以乃言逃難至此藏伏去家已遠載之别乗赴選選既就又與同之官數年秩滿生子數人一日俱行復至前宿處僧有在者延納而宿明日未發間因笑語妻曰君豈不記余與君初相見處耶妻怒曰某本非人類偶爾為君所收有子數人能不見嫌敢且同處今如見耻豈徒為語耳還我故衣從我所適此人方謝以過言然妻怒不已索故衣轉急此人度不可制乃曰君衣在北屋間自往取女

人大怒目如電光猖狂入北屋間尋覓虎皮披之於體跳躍數步已成巨虎哮吼回顧望林而往此人驚懼收子而行出原化記

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七

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虎三

裴旻　斑子　劉薦

勤自勵　宣州兒　笛師

張竭忠　裴越客　盧造

裴旻

裴旻為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甞一日斃

虎三十有一既而於山下四顧自矜有父老至曰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為也旻曰真虎安在老父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躍馬而往次叢薄中果有一虎騰出狀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馬辟易弓矢皆墜殆不得免自此慙懼不復射虎

出國史補

斑子

山魈者嶺南所在有之獨足反踵手足三歧其牝好傅

脂粉於大樹空中作窠有木屏風帳幔食物甚備南人山行者多持黄脂鉛粉及錢等以自隨雄者謂之山公必求金錢遇雌者謂之山姑必求脂粉與者能相護唐天寶中北客有嶺南山行者多夜懼虎欲上樹宿忽遇雌山魈其人素有輕賷因下樹再拜呼山姑樹中遥問有何貨物人以脂粉與之甚喜謂其人曰安卧無慮也人宿樹下中夜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魈下樹以手撫虎頭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辭别謝容

甚謹其難曉者每歲中與人營田人出田及種餘耕地種植並是山魈穀熟則來喚人平分性質直與人分不取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疫病出廣異記

劉薦

天寶末劉薦者為嶺南判官山行忽遇山魈呼為妖鬼山魈怒曰劉判官我自遊戲何累於爾乃爾駡我遂於下樹枝上立呼斑子有頃虎至令取劉判官薦大懼策馬而走須臾為虎所攫坐脚下魈乃笑曰劉判官更駡

我否薦大懼左右再拜乞命徐曰可去虎方捨薦薦怖懼幾絕扶歸病數日方愈薦每向人說其事出廣異記

勤自勵

漳浦人勤自勵者以天寶末充健兒隨軍安南及擊吐蕃十年不還自勵妻林氏為父母奪志將改嫁同縣陳氏其婚夕而自勵還父母具言其婦重嫁始末自勵聞之不勝忿怒婦宅去家十餘里當破吐蕃得利劍是晚因仗劍而行以詣林氏行八九里屬暴雨天晦進退不

可忽遇電明見道左大樹有旁孔自厲權避雨孔中須臾復去自厲聞有人呻唫徑前捫之即婦人也自厲問其為誰婦人云已是林氏女先嫁勤自厲為妻自厲從軍未還父母無狀見逼改嫁以今夕成親我心念舊不肯再嫁憤恨莫已遂持巾於宅後桑林自縊為虎所取幸而遇君今猶未損倘能相救當有後報自厲謂曰我自厲也曉還至舍父母言君適人故仗劒而來相訪何期於此相遇乃相持而泣頃之虎至初大吼叫然後倒

身入孔自勵以劍揮之虎腰中斷恐又有虎故未敢出尋而月明後果一虎至見其偶斃吼叫愈甚自爾復倒入又為自勵所殺乃負妻還家今尚無恙出廣異記

宣州兒

天寶末宣州有小兒其居近山每至夜恒見一鬼引虎逐已如是已十數度小兒謂父母云鬼引虎來則必死世人云為虎所食其鬼為倀我死為倀必矣若虎使我則引來村中村中宜設穽於要路以待虎可得也後數

曰果死於虎久之見夢於父云身已為倀明日引虎來宜於西偏速修一穽父乃與村人作穽穽成之日果得虎出廣異記

笛師

唐天寶末祿山作亂潼關失守京師之人於是鳥散梨園子弟有笛師者亦竄於終南山谷中有蘭若因而寓居清宵朗月哀亂多思乃援笛而吹嘹唳之聲散漫山谷俄而有物虎頭人形著白袷單衣自外而入笛師驚

懼下堦愕眙虎頭人曰美哉笛乎可復吹之如是累奏五六曲曲終久之忽寐乃咍嘻大鼾師懼覺乃扺身走出得上高樹枝葉陰密能蔽人形其物覺後不見笛師因大懊歎云不早食之被其逸也乃立而長嘯須臾有虎十餘頭悉至狀如朝謁虎頭云適有吹笛小兒乘我之寐因而奔竄可分路四遠取之言訖各散去五更後復來皆人語云各行四五里求之不獲會月落斜照忽見人影在高樹上虎顧視笑曰謂汝雲行電滅而乃在

玆遂率諸虎使皆取攫既不可及虎頭復自跳身亦不至遂各散去少間天曙行人稍集笛師乃得隨還出廣異記

張竭忠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常有道士七十餘人皆精專修習法籙齋戒咸備有不專者不之住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舊例至旦則具姓名申報以為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扃户各自獨寢以求上昇之應後張竭忠攝緱氏令不信至

時乃令二勇士持兵器潛覘之初無所覩至三更後見一黑虎入觀來須臾啣出一道士二人射之不中虎棄道士而去至明無人得仙者具以此物白竭忠申府請弓矢大獵於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有金簡玉籙洎冠帔及人之髪骨甚多斯皆謂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後仙鶴觀中即漸無道士今並休廢為陵使所居出博異記

裴越客

唐乾元初吏部尚書張鎬貶辰州司戶先是鎬之在京

以次女德容與僕射裴冕第三子前藍田尉越客結婚為已尅迎日而鎬左遷遂改期來歲之春季其年越客則速裝南邁以畢嘉禮春仲抵辰百里鎬知其將至矣張斥在遠方抱憂惕深嘉越客遵約而至因命家族宴於花園而德容亦隨姑姨妹遊焉山郡蕭條竹樹交密日暮衆將歸或後或先紛紜笑語忽有猛虎出自竹間遂擒德容跳入翳薈衆皆驚駭奔告張夜色已昏計力俱盡舉家號哭莫知所為及曉則大發人徒求骸骨於

山野間迴廻遠近曾無蹤跡由是夕之前夜越客行舟去郡三二十里尚未知其妻之爲虎暴乃召僕夫十數輩登岸徐行而船亦隨焉不二三里遇水次板屋屋內有榻因掃拂即之憩焉僕從羅列於前後俄聞有物來自林木之間衆乃靜伺微月之下忽見猛虎負一物至衆皆惶撓則共闞喝之仍大擊板屋并物其虎徐行尋俯於板屋側留下所負物遂入山間共窺看云是人尚有餘喘越客即令舁之登舟因促使解纜然後船中烈

燭熟視乃是十六七美女也容貌衣服固非村閭之所有越客深異之則遣羣婢看診之雖髻被散衣破服裂而身膚無少損羣婢漸以湯飲灌之即能微微入口久之神氣安集俄復開目與之言語莫肯應夜久即有自郡至者皆云張尚書次女昨夜遊園為暴虎所食至今求其殘骸未獲聞者遂以告之於越客即遣羣婢具以此詢徳容因號啼不止越客既登岸遂以其事列於鎬鎬淩晨躍馬而至既悲且喜遂與同歸而婚媾果諧其

期自是黔峡往往建立虎媒之祠焉今尚有存者出集異記

盧造

汝州葉縣令盧造者有幼女大歷中許嫁同邑鄭楚之子元方俄而楚録潭州軍事造亦辭而寓葉後楚卒元方護喪居江陵數年間音問兩絕縣令韋計為子娶焉其吉辰元方無所容徑往縣東十餘里佛舍舍西北隅有若小獸號鳴者出火視之乃三虎雛目尚未開以其小未能害人且不忍殺閉門堅拒而已約三更初虎來

觸其門不得入其西有窗亦甚堅虎怒搏之櫺折陷頭於中為左右所轄進退不得元方取佛塔磚擊之虎吼怒拏攫終莫能去連擊之俄頃而斃既而門外若女人呻唫氣甚困劣元方問曰門外呻唫者人耶鬼耶曰人也曰何以到此曰妾前盧令女也今夕將適韋氏親迎方登車為虎所執負荷而來投此今夕無損而又畏其復來能救乎元方奇之執炬出視乃真衣纓也年十七八禮服儼然泥水皆澈扶入復固其門遂拾佛塔毀像

以繼其明女曰此何處也曰縣東佛舍爾元方言姓名且話舊諾女亦能記之曰妾父曾許妻君一旦以君之絕耗也將嫁韋氏天命難改虎送歸君莊去此甚近君能送歸請絕韋氏而奉巾櫛及明送歸其家其家以虎攫去方將制服忽見其來喜若天降元方致虎於縣且具言其事縣宰異之以盧氏歸於鄭焉當時聞者莫不嗟異之出續元怪錄

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八